



クヴァラン族のqataban (豊年祭)
qataban, a Seasonal Ritual of Kabalan
文一編輯部

7月10日-8月31日各部落可擇1日 噶瑪蘭族的qataban (豐年祭)

歲時祭儀 在噶瑪蘭的生活裡占有重要地位，這些祭儀在生活當中實踐，無疑地也保存了噶瑪蘭族的文化。正名之後的噶瑪蘭族，逐漸恢復或創造了一些傳統文化，例如歌謠舞蹈、豐年祭，香蕉絲織布、大葉山欖的族群圖騰等等。

噶瑪蘭族的歲時祭儀

噶瑪蘭族的神靈信仰認為神恆在上天守護，只在進行儀禮時招神即可，而人間與靈界不同，透過儀式的舉行，可使亡靈成為祖靈或惡靈。對本族人來說，在靈界的鬼神都應當能保佑凡人。有關噶瑪蘭族的歲時祭儀，主要可以分為下列幾種：palilin（祖先祭祀）、sepawtu lazing（海祭）、kisaiz/paqlabi（治療祭儀）、patuRqan（送葬祭儀）等。

在噶瑪蘭族人的宗教觀念裡，祭神不需要特定的場所，若遇到生病情況，就在病患家中進行儀式，祈求神降臨。在某種程度上，噶瑪蘭族也採行漢族的歲時節日，但從祭拜方式與未興建過祭祀漢族神明的祀堂或廟宇、或甚少前往其他地方參拜寺廟來看，噶瑪蘭族仍維持其固有信仰上的傳統。

慶豐收與家人團聚的祭典—— qataban（豐年祭）

噶瑪蘭語稱豐年祭為qataban。有關噶瑪蘭族豐年祭的景象，可見於《噶瑪蘭廳志》的描述：「每秋成，會同社之人，賽戲飲酒，名曰做年，或曰做田。其酒用糯米，每口各抓一把，用津液嚼碎入甕，俟隔夜發氣成酒，然後沃以清水，群坐地上，或木瓢或椰碗汲飯，至醉則起而歌舞。無錦繡，或著短衣，或袒胸露背，跳躍盤旋如兒戲狀。歌無常曲，就現在景作曼聲，一人歌，群拍手



2002年8月花蓮縣豐濱鄉立德部落豐年祭。（圖片提供：廖彥琦）



2002年8月花蓮縣豐濱鄉豐濱部落豐年祭。(圖片提供：廖彥琦)

而和。」過去是出草後所舉行的祭靈儀式，因此，qataban也譯做獵首祭。日本時代禁止原住民族出草慣習，其儀式便轉化僅以歌舞祈求部落豐收。而原先女人不能參與歌舞的禁忌也隨著儀式轉型而改變。

為使噶瑪蘭族的語言文化得以繼續延續，散居在台北、宜蘭、花蓮、台東各地不同聚落的族人會在夏季舉行類似豐年祭形式的鄉親會。而在花蓮聚居的族人，在豐年祭中所穿著的服飾，雖可見漢人或阿美族人的風格，甚至在舞蹈的隊形和動作上也可看到彼此影響的痕跡，但祭典性質仍與阿美族有所不同。

以立德部落為例，第一天，男子老年組會在會所舉行儀式，殺豬做午餐會。第二天部落居民全體到場參加中午的聚餐會，之後歌舞直到晚上。第三天，男子青年組下海捕魚，所獲的魚由大家分配帶回家，以示豐年祭活動的結束。

噶瑪蘭族協商制訂放假日的過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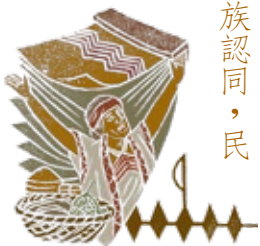
噶瑪蘭族的民族意識強烈，在日常生活作息中保存了噶瑪蘭的歲時祭儀文化。對於本族的國定假日，他們是如何選出全族認同的放假日？編輯部採訪噶瑪蘭族的族群委員潘文雄先生，了解當時協商的過程。

為了制訂噶瑪蘭族放假日，大概在部落開過1-2次會議後，就差不多產生共識了。當然，意見不同是在所難免，其實潘委員本身原想選擇的祭儀，就不是最後決議的豐年祭。潘委員表示：「像我自己的主張，我們是靠海維生的民族，我的想法是覺得海祭比豐年祭重要。但是就有人覺得要豐年祭，希望出外的遊子能夠回來。」

潘委員進一步解釋，早期老人家沒有看日曆，海祭的時間是看刺桐花開，花開就代表捕飛魚的季節開始。刺桐花約在4月開，所以族人



樟原、立德、新社等部落的豐年祭雖不盡相同，但他們所呈現的服裝、食物、祭典流程等，皆有別於阿美族的豐年祭。這些祭典提高了噶瑪蘭族的民族認同，民族認同又加強了參與祭典的意願，時間一長，歲時祭儀放假日就能看見效果。



在4月時辦海祭，漁民就要開始出去補魚了。因為海祭要看刺桐花開，也不一定是在假日，較不適合做鼓勵年輕人回來的祭儀活動。「還好，因為我們有3個部落，樟原、立德、新社平常就有舉行豐年祭，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時間點，所以才決定以豐年祭做為我們的放假日。」

噶瑪蘭的palilin（歲末祭祖）也是重要祭典，當時有沒有考慮過將這個祭典做為放假日呢？潘委員說明：「因為palilin類似平地人的拜公嬭、拜祖先，是家族的活動，是家裡在拜，全族不會一起。所以palilin是家庭式的，不是整個族的大型活動，不可能把節日放在那天舉行。」

認識 噶瑪蘭族



噶瑪蘭族以宜蘭縣為原居地，但現在分布地則是零星羅列在花蓮縣與台東縣的沿海岸。

現今花東地區噶瑪蘭族人較集中、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是佳里宛、新社、立德、大峰、樟原等部落。總人口數為1,281人，住在都市的噶瑪蘭族有

543人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年2月統計資料）。講噶瑪蘭語，在2002年12月25日正式認定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11族。

噶瑪蘭族傳統的社會型態是母系社會，長女繼承制，家系與財產由女子繼嗣，部落的公共事務及防禦戰鬥則由男性來負責。沒有社會階級之分，有年齡階級，社會地位和職務隨著年齡而不同而有不同的意義，對老人很尊重。首領是以推舉的方式產生。部落內其他的公眾事務，則由各年齡階層的族人分工合作。

1878年加禮宛事件的影響，噶瑪蘭族人散居各處，部分隱藏於阿美族之中，部分族人則逐漸融入平地人社會。從1980年開始，噶瑪蘭族展開尋根以及正名運動。正名之後的噶瑪蘭族，對保存自己的文化傳承更是不遺餘力。

各族放假日 符合現況或適應新局

噶瑪蘭族的放假日與阿美族一樣，是依照各部落的時間擇1日公告放假。由於噶瑪蘭族每個部落舉行豐年祭的時間並不同，放假日只指定了時間點，留給各部落自由選擇的彈性，比較符合以往的狀況。就像潘委員提到海祭是要看刺桐花開，豐年祭日期同樣也不固定，若把歲時祭儀日期訂在一日，族人可能會不太適應。

原住民族當中，像噶瑪蘭族只公告時程而非確定一日的民族似乎不多，潘委員也分享了當初推動制訂放假日的過程。他說道：「我們族群委員都有開會討論這件事，不但回部落開會，原民會內至少就開過3次。每個族的狀況其



噶瑪蘭族海祭時的祭品。(圖片提供：廖彥琦)



噶瑪蘭族靠海維生，於每年刺桐花開時舉行海祭。圖為2002年花蓮縣豐濱鄉立德部落海祭。(圖片提供：廖彥琦)

實都不一樣，像卑南族有固定的時間點，賽夏族是兩年辦一次，很清楚，但其實他們族內也討論很多次，才確定這個時間。像排灣族有很多部落，舉辦的時間都不相同，委員回去討論過後，既然有這麼多時間點在辦，乾脆訂一個日期，讓大家去適應這個日期，這也是一種選擇的方式。台灣很多元，每個民族的想法都不一樣，最後也都是經過協商，達成共識後才決定各族的放假日。」

民族認同感與祭典參與度

2011年第一次實行噶瑪蘭族豐年祭放假，根據潘委員的觀察，參與祭典的人數並未明顯增加。除了宣傳不夠，潘委員認為在外打拼的族人，即使知道可以放假、對部落也有認同感，也還是會以工作優先；最怕是族人明明放了假，卻沒回部落參加祭典。潘委員表示：

「當然，我們在部落會盡量宣傳，希望出外工作的遊子都能夠回來集體參與我們的活動，但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吧！」

潘委員覺得，噶瑪蘭族的民族認同有因為這些祭儀而愈來愈強，「我參加過樟原、立德、新社的豐年祭，各部落雖不盡相同，他們呈現的豐年祭和阿美族的豐年祭已經有所區隔，無論是服裝、吃的東西、慶典的流程都與阿美族不同。」民族認同感與祭典參與度息息相關，隨著認同增強，參與意願自然就會提高。

對於政府制訂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，潘委員坦言，截至目前為止似乎還看不太出效果，「當然過了幾年後可能會慢慢變好，現在至少有一個開始；大家對慶典的認同度增加後，自然會有它的效果。要把時間放長去看，我覺得還是值得去推動的。」◆